

人性关怀与审美观照

RENXING GUANHUAI
YU SHENMEI GUANZHAO

当代文学论札

DANGDAI WENXUE LUNZHA



作家试图用审美的艺术力量来洗涤人性异化的黑暗和扭曲，抵制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和伤害。他们把对生活的审美情怀和生命的积极乐观，灌注在自己细密而蕴藉的文字里，赋予文学以诸多优美和深沉的东西。这种温婉平和的对人情美、人性美和民俗美的追求，对民族新生的希望，对文学纯真的热爱，都是文学本质的追求。

张惠林 / 著

“日常生活”表达的困惑和“他者文化”描写的魅力——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重读
用温暖关注内心，以幽默感悟生活——浅析《推拿》的叙事艺术
《废都》中的“病态”角色分析
生命之舞，青春之赌——解读毕飞宇小说中女性悲剧的荒诞性成因
裂变中的多重变奏——简论莫言长篇小说《蛙》

人性关怀与审美观照

张惠林
著

RENXING GUANHUAI
YU SHENMEI GUANZHAO

—— 当代文学论札

DANGDAI WENXUE LUNZH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关怀与审美观照：当代文学论札 / 张惠林著

.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 5

ISBN 978-7-226-04599-2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9614 号

出 版 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宋学娟

装帧设计：马吉庆

人性关怀与审美观照——当代文学论札

张惠林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

ISBN 978-7-226-04599-2 定价：22.00 元

目 录

导论	(1)
“日常生活”表述的困惑和“他者文化”描写的魅力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重读	(6)
西部大地上的民俗图景	
——读雪漠《白虎关》	(22)
试论《花腔》里人的工具性处境	(35)
用温暖关注内心 以幽默感悟生活	
——浅析《推拿》的叙事艺术	(44)
性别视野中男性的另外一面	
——小说《木凸》男性形象分析	(56)
《废都》中的“病态”角色分析	(67)
精神家园的建构与生命意识的诉求	
——萧红与迟子建抒情小说中意象修辞比较研究	(79)
生命之舞 青春之赌	
——解读毕飞宇小说中女性悲剧的荒诞性成因	(96)
裂变中的多重变奏	
——简论莫言长篇小说《蛙》	(105)
挂在麦穗上的忧伤	
——论西部作家李学辉的创作	(114)

浅析《草地上的云朵》中丑陋形象

——兼论迟子建的生命意识 (122)

平静如水内心世界与深刻尖锐的自我反思

——论铁凝小说的语言美 (132)

“男权意识”下的当代女性悲剧

——迟子建小说《河柳图》中程锦蓝命运解读 (145)

超越预定的“宿命”与寻求自我的“救赎”

——论方方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154)

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苍凉之美 (164)

从“离家”到“回家”：新世纪女性的又一次轮回

——浅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172)

导 论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个体生命的人性关怀、观照社会的现实关怀、文学想象的审美关怀是文学在不同层面追求的价值和境界。新时期以来，小说开始从政治中祛魅，走向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路向，不同思潮、不同流派，竞相怒放，姿态万千。文学的回归意味着小说创作走向了人性的书写和审美的追求。

文集中所论的作家都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民族苦难的悲悯蕴涵在他们的创作中，试图用审美的艺术力量来洗涤人性异化的黑暗和扭曲，抵制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和伤害。他们把对生活的审美情怀和生命的积极乐观，灌注在自己细密而蕴藉的作品文字里，赋予文学诸多优美和深沉的东西。这种温婉平和的对人情美、人性美和民俗美的追求，对民族新生的希望，对文学纯真的热爱，都是文学本质的追求。

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人学，尽管在20世纪一段时间内“人性论”受到批评，但关注人性是文学的“天职”。文学通过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人类自身，进而开始进入社会之中。文学在关注着社会上作为芸芸众生的人，有一阵子文学就像是一个安装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探头，人在做，文学在看。然而文学并非像探头一样机

械地拍下一些场景，而是通过场景的展示捕捉，来思考一些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这样？人类的“向善”旨归牵引着人类如何做？然而，人性中另一路向又在如何地“作怪”，人类的内心世界是清纯的还是污浊的，“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人类自身框定的还是人类本性的流露？既然是本性流露，为什么人类又对其要进行规约呢？

历史在进化、社会在进步，这也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所看得见、听得到、感觉得来的，然而历史确实有一种循环之感，有时不但没有进步甚至还在“退化”，关于这一点，当今社会的很多民众是没有注意到的。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性别研究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女人还是女人，即便是女性超越了男性，但是其内在的局限仍然无法超脱，这也是性别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新时期的“娜拉们”也难以离家之后又会回家，无法摆脱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的窠臼。这些“娜拉们”的困境和出路一直为一些作家所注意，特别是女性作家，她们以细腻而又敏锐的视角，关注女性的生存现实，观照女性的内心世界，思考女性的命运遭遇。

方方以细腻的手法描写琐碎的现实生活，旨在突出现代性所形成的喧嚣和烦闷。这种压抑症、烦恼症、恐惧症自然会渗透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当然，方方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女性作家，但是其中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从《大篷车上》中朦胧的女性意识，到《随意表白》和《何处是我家园》两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凸显，再到《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等作品中的超越宿命和寻求救赎，可以看到方方开始思考女性的命运。王安忆一直是一个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属于性别思考的范畴，在男女性之间界限的设定、在与男性的比较中反观女性自身的价值及其生存意义。

“新生代”作家毕飞宇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关注着当代女性的命

运，社会在变迁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对传统的颠覆和摧毁，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当代社会中充满着权力和欲望，女性经常会卷入权力和欲望的漩涡之中，而且经常成为受害者。在毕飞宇的《青衣》、《玉米》、《玉秀》等作品中，关注着当代社会中的女性，思考着当代社会女性的出路。

生命是一种本真的状态，在这个世界中生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为生命之存在，这个世界才显得有意义。在生命世界里生是开端，死是终结，长期以来生和死一直是人类社会关注的话题。文学以艺术的形式，用审美的意识，把生命世界中重要事件呈示在读者面前。人生的不同阶段说穿了就是生命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生命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关注生命也是关注人性的一个部分，比如迟子建的作品，当中就渗透着浓烈的生命意识。在《草地上的云朵》这部作品中，通过作者所钟爱的小姑娘——丑妞——的生命不同阶段的书写，彰显了作者对于生命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乡村社会，就当前来说农民还是中国社会的主题民众。乡土社会是中国作家展示的一个主体部分；从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尤其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向西部地区的倾斜，西部日益崛起。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部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版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部文学的崛起，也相应地涌现出了一批西部乡土小说作家，雪漠是其中的一位著名作家。雪漠和李学辉以河西走廊农村生活为原点，漾荡着河西儿女的情爱悲欢，尽管生活得很清苦，但他们的情感世界很丰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抗争，对情爱的炽热都展示出了新乡土小说温暖的力量。

文学是对人及其相关社会的书写，但是文学始终是一种审美的观照，也就是说文学属于审美艺术。这又和其他的认识社会的视角

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文学以文字作为载体，以自己特有的手法对现实社会及其人类生活进行艺术化地处理，然后以文学的形式展示与人类相关的外部世界与内在思想。作为东北作家的迟子建延续了萧红的创作之路，以美好的意象建构着自己的家园意识和生命意识。迟子建以审美的力量唤醒人类的良知，她用温情的笔触书写出了宁静平和的人性，也唤起了人类心底的温柔。内心世界是一种动态的、瞬息万变的、难以捕捉的东西，说穿了就是一种无形的情感。毕飞宇的《推拿》以多样化的叙事和幽默的语言，揭示从事推拿按摩的盲人世界。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和品味小说的过程就是品读人物形象的过程。因为小说属于一种叙事文学，在叙述过程中人物形象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一部小说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是形象的塑造和建构过程。在形象塑造过程中可以涉及很多的方面，比如人物内心世界的显示，对哲理的揭示和审美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军旅作家的陆天明，在小说《木凸》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形象并非都是时代英雄或者体格健全的军人形象，而是一反以往作者的风格，塑造了残缺的、猥琐的、不健全的男性，进而关注表面阳刚的男性之另外一面。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同的作家都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而有一些作家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展示一个文学世界，建构自己的艺术作品，为此，语言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铁凝是一个善于运用语言的作家，通过优美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勾画美好的生活世界，以简练、冷静表述耐人寻味的意蕴。

本书采取细部文本分析与综合文体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策略的构思以及艺术技巧等方面对几位当代作

家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分析，展示了20世纪以来当代作家对生命存在中呈现出的不同样态的思考和生命本身的质疑与反思，透视出了他们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作家在实现人文关怀的过程中，以艺术的形式展示了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审视，进而实现了一种审美的观照。读者则在作家细腻而蕴藉的文字中，体会出作家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及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河西学院文学院的张文玉、周丽慧、唐朝、宋倩倩、张乐、李金玲、齐伟仁、石鸿雁、徐鹏年、邹晓荣等同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日常生活”表述的困惑和“他者文化”描写的魅力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重读

摘要：“茅盾文学奖”是当代部分作家写作的一个“风向标”，每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后，总会引起对获奖作品的模仿和对评奖主旨的揣测。如果重读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未免对现行评价体系产生质疑。比如对现实生活的过度关注及其细腻描写，对于“异文化”的尽力展示，对于清新美丽的山水世界的描摹及其对于“谍战”世界的涉入，或者给人复原生活的原本，或者给读者一个清新惬意的内心世界，使人们走出现实的纷杂；或者满足人们的“猎奇”心态，凡此种种意在吸引读者的眼球。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评价体系；质疑；重读

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每逢评奖结束时，总会引发当代文坛和理论批评界的争议。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公布名单中，长期关注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人士都熟知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的《暗算》和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这四部作品榜上有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回过头来看这四部作品时，它们给读者留下了什么，它们代表了当时的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吗？抑或只是代表当时评奖的某种标准。肯定、质疑和不

安可能在每一个读者和评论者的脑海里碰撞着，本文对这四部作品做一个评价，并对众说纷纭的茅盾文学奖本身做一番解读。

一、所谓的“权威评价”是单声部还是复调

茅盾文学奖是文学界影响广泛且深远的奖项，人们对评选结果总是褒贬不一，争议不断。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成了获奖作品的理由，是评奖的尺度和标杆。本文照录于下，也作为立论的靶子，对四部作品的评论将围绕颁奖词展开。

对《秦腔》的评语：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这声喟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

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评语：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张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对《湖光山色》的评语：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

的渴望与期待。在广博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上，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命运沉浮，来探求我们民族的精神底蕴，这是《湖光山色》引人注目的特色与亮点。“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伟大诗人艾青的不朽名句，恰是《湖光山色》创作情怀的贴切写照。

对《暗算》的评语：麦家的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无疑具有独特性。《暗算》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破译密码的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和神秘感，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地展现。麦家的小说有着奇异的想象力，构思独特精巧，诡异多变。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仿若一种被痛楚浸满的文字，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他的书写，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从上述颁奖词中可看出，无论是现实意味浓重的《秦腔》、《湖光山色》，还是有文化、历史隔膜感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暗算》，推介者们指出了各部作品的独特之处，但他们仍看重民族文化转型、民族精神铸造、人性表达的深广度等。就中国新文学发展而言，这些都是文学所抛不开的主题所在，也是百年新文学的积淀所在。对中国新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来说，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主题和话题。当然，每个作家、每部作品又有它独特的一面，比如写作手法、语言风格等，这些也是小说创新的可能之所在。作为中国文学界最为看重的茅盾文学奖，对获奖的四部作品的颁奖词，既表达着评论家们对作品的评价，也更包含着对未来作品所应有的素质的期待与厚望。

二、质疑和重读：另外一种声音

（一）过度关注现实而又忽视审美的《秦腔》

1. 人文关怀的充盈与历史理性的缺失。这部作品以“三农”生活为题材，以陕西商洛地区的一个村庄为背景，书写农村底层生活的本真状态，充满着对父老乡亲的深切的关爱。近几十年以来农村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市场经济的洗礼、城镇化突飞猛进，带给农民的有欢乐，也有痛苦。失地、失业、生态环境的破坏、道德观念的重构等，农民经历和承受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带来的巨大阵痛，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命运充满无奈和同情。正如他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在家乡的山上和我的父亲的坟头上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立一块纪念的碑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底层叙事几乎成为文学写作的主流，这也正是国家政策开始关注“三农”、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学表征。主流作家和批评家以此为契机，企图充分体现其社会责任感和救赎世道的人文关怀。这些，无疑是我们极为需要的人文资源和观照现实的精神。但这并不能失去文学作品应有的另一种维度，即历史理性。作品中充满着因现代化进程而造成的种种悲情，令人唏嘘感慨，历史变革的脚步或快或慢，但不会停止，更不能倒退。市场化、城镇化在中国无疑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且，以后的路还十分漫长。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回避它是不可能的。在这部作品中，似乎只有令人窒息的悲情、零落和寂寥。颁奖评语中说“也许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沉寂”，这是作品给读者的暗示，但这种暗示的实质是什么？文学作品不能没有“乌托邦”的精神，作者也许找不到救世的良方但不能失掉理想的光芒，这正是这部作品缺失的一种维度。

2. 审美趣味的缺失。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作品总是以

深沉细腻的情感和生动鲜明的形象震撼与吸引读者并立足文苑的。当我们阅读《秦腔》时，感觉“头大如斗”，味同嚼蜡。作品中尽管充满着作者对农村的深深同情，但叙述散漫粗粝，情节枝枝蔓蔓，人物形象缺少生动性，在此，笔者不能认同颁奖词中的评价：“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为一份农村生活调查报告或社会实录。正如颁奖词中所说“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贾平凹在《秦腔》后记里说“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这当然是块碑子，并且我丝毫不怀疑这块碑子所凝结着的作家的心血，但却是缺少了文学韵味的碑子。在这部作品中有着深沉厚重的历史感。贾平凹说：“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后记）这种深重的历史追问是这块碑子坚实的基础。尽管如此，我还是引用经典作家的一句话“在艺术作品中，美学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本来是而且应该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①，来评价《秦腔》这部作品是缺乏艺术性和文学韵味的。

（二）书写“异文化”并具有史诗韵味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1. 具有史诗性品格。“史诗性”是一种艺术的审美范畴，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客观性、整一性和典型性。客观性是史诗性的首要

因素。是指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在思想主题上反映的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和生活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黑格尔认为,史诗的表现对象“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个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2]。所以,“史诗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描述一个有内在理由的,按照本身必然规律来实现的世界”^[3]。只有这样,史诗才能够成为建立在“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上的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4],才具有永恒普遍的意义与价值的艺术。对于作家来说,就不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现实地位、按照自己所能够选择的价值系统对人类社会历史做出实用主义的解释,而是作家从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抽象出来并深刻感知到的一般理性精神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整一性是史诗性作品揭示的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本质或规律,表现的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具有整体性、普遍性的一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就需要作家把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自然环境、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全面逼真地反映出来,把特定时代里影响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事件的方方面面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从而实现对这个民族全景式的观照。同时,与所有叙事性作品一样,史诗性作品对民族精神和重大事迹的表现也应当是具体感性的,只有将宏观的内容和丰富复杂的微观世界密切结合,才能符合艺术规律和完成艺术使命,这就需要对民族社会的具体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生活细节进行仔细逼真的描绘和刻画,才能达到既表现宏观内容,又不枯燥抽象;既具有广度、深度又具有细度;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哲理,又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典型性是就史诗性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而言的。史诗性作品中作为叙事中心的事件必须是

对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生存与发展发生了重大而有深远的影响的事件。这种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性格、信仰、思想方式、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并给后代留下了深重的精神创伤记忆。这种事件是必然发生的，还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阶级冲突、文化转型，使得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深思反省的事件。《额尔古纳河右岸》达到了这一要求。

迟子建的《额》全景式地展示了生活在大兴安岭茫茫林海中的敖鲁古雅的游猎民族鄂温克人近百年的生活场景，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真实客观地描绘了鄂温克人几代人独具特色的驯鹿生活。作家迟子建对这片“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是熟悉的，“我就是在那片土地上出生和长大的。少年时进山拉烧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父亲对我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皮大哈和狍皮靴子在山中打猎。他们喜欢骑马，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在那片辽阔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们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那么的寂寞”。这样深厚的生活积淀，成为迟子建创作这篇小说的温床。迟子建在后记里说，“我觉得找到了这部长篇的种子”，那么，这粒种子是什么呢？那就是作者深切感受到的鄂温克人身上的特有的品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上的民族精神标本”，“一个有内在理由的，按照本身必然规律来实现的世界”^[9]。这粒种子不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价值的解释，而是作家从鄂温克人的社会历史和现实中抽象出来并深刻感知到的一般理性精神在艺术中的